

说三道四集

康式昭 李世凯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I26-437C1

002413



0449572

说
三
道
四
集

康式昭 李世凯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内容说明

一部文艺随笔集。笔力精悍，言之有物。

作者在文章中，常常以特定的视角，针对一种文学现象，结合作品实际，用通俗的语言，阐述文学创作规律和文艺理论中的一些基本问题。这对于文学青年从事创作活动，犹如雪中送炭。

说三道四集

Shuosan daosi ji

康式昭 李世凯著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大同营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625印张 173,000字

1990年9月第1版 1990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030

ISBN 7-5302-0176-X/I·174

定 价：3.60 元

序

高起祥

在当今文艺界以至舆论界的某些人不讲社会责任，只是一味地宣扬“自我”，宣扬“追求最高的自我价值”的时候，读到了这本式昭、世凯从1979年至1983年间精选出的一百余篇文艺随笔结集，心中顿觉快慰。在某些“新潮”式的人物看来，也许这不过是五六十年代陈旧观点的老生常谈，然而，五六十年代也罢，八十年代也罢，真理总是客观存在着的。难道文艺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文学是人对现实的审美反映，文艺具有审美教育的作用，包括认识作用、教育作用、美感作用，也是可以改变的吗？如果承认文学的这些基本原理是正确的话，那么作家、艺术家也就时刻不能忘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宗旨，不该忘记自己的社会责任。贯穿这一百余篇文艺随笔的中心，也恰恰就是这个表面上看早已解决，实际上远未解决的根本问题。

本书的两位作者都是担负着一定党政职务的领导干部，读着他们的作品使我时常想起邓拓同志。由于1957年至1958年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许多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带着真诚的愿望拿起笔来写杂文的高中级知识分子被整了下去，欲言无语了，甚至心灰意冷了；更由于1959年至1960年阶级

斗争扩大化又扩大到了党内，党内的民主生活遭到极大的破坏，“右倾”帽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扣在自己头上，致使许多革命多年的老同志也有口难言。但是，社会毕竟是要向前发展的，率先站出来拿起笔公开抵制“左”倾错误的是一批久经考验的党政机关领导干部，杰出的代表就是邓拓同志和谢觉哉同志。他们对那种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头脑发热，蛮干胡来，不从实际出发，一味追求虚夸的人给予棒喝：“同志！你有病，要请医生！什么病？神志不清病。用什么药方？调查研究汤……。”我看本书的两位作者也有那么点坚持真理，勇于向不良倾向和错误观点展开批评的精神，而这种批评又是平等的、善意的和充分说理的。现在不少同志包括党政机关的领导同志，缺乏的正是这种精神，缺乏的正是这种社会责任感，虽对舆论工作出现的多次偏颇不满，却不敢或不愿站出来说话。

文艺随笔作为独立的一种文学体裁，用这种体裁的要求和特色来衡量，书中的许多文章是写得好的。立论明确，也有知识性和趣味性，读来不觉乏味。但也有几篇文章有过于直白的毛病，大约是写的时候考虑较多，怕人误解的缘故，其实文艺作品不必像报纸的社论那样，“语忌直，意忌浅，脉忌露，味忌短”，古人提醒的这“四忌”是应该注意的。不过我还是主张在搞文学评论时还是要先看功用后看工拙。我赞成宋人叶适的观点：“为文不能关教事，虽工无益也。”清人钱木庵也说过类似的话：“以命意为主，命意不凡，虽气格不高，亦所不废。意无可采，虽工弗尚。所谓宁为有瑕玉，勿为无瑕石”。

出于上述理由，我愿向读者推荐这本文艺随笔集。

作者简介

康式昭，1935年生于四川资中县，195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作家协会理事。现任北京市文联党组书记，市文联主席团委员、副秘书长。主要社会职务有：北京市文艺理论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市杂文学会副会长、北京市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等。主要从事小说、文艺评论、杂文等创作。其长篇小说《大学春秋》（与奎曾合作）曾在全国中学生读书活动中被评为“最喜爱的书”之一。

李世凯，1934年生于辽宁东沟县，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作家协会会员。现任中共北京市委政治理论月刊《学习与研究》副主编。主要社会职务有：北京市文艺理论研究会理事，北京市杂文学会理事等。从事文艺评论、杂文、思想评论等写作。

康凯二位从60年代初期开始，用康凯、昭凯、黎生、华多、力一、拙吾、余野潭等笔名合作写作文艺评论、随笔、杂文等文章凡五百余篇。其杂文分别选编入十余个杂文合集中。他们合著的《愿你有一双明亮的眼睛》、《你我他之间》二书，在1986年全国首届优秀青年读物评奖中，均获二等奖；合著的《创造有价值的人生》，被北京市读书活动指导委员会定为1984年和1985年推荐书目；合著的杂文集《“吃螃蟹”与“吃蜘蛛”》，已由北岳文艺出版社日前出版。

目 录

序 高起祥

第一辑

万紫千红总是春	(3)
有感于乔老爷的白鼻梁	(5)
讽刺是永远需要的	(7)
“不教一日闲过”	(9)
文章得失众心知	(11)
还是要“文人相亲”	(13)
“出名”琐谈	(16)
打抱不平·帮倒忙·捧杀	(18)
从“野草”、“凤凰”谈到“飞蛾”	(22)
“单恋”解	(25)
美人计·美男计·假美男计	(27)
一条注释的纠葛	(29)
做戏和做人	(32)
“孟母三迁”、模仿及其他	(34)
出名和出丑	(37)
学者化和“掉书袋”	(41)

生活的溪流	(14)
彩蝶·猛虎·鬼狐	(43)
也谈抄袭	(48)
“不许说不好”到“不许不说好” ——有感于文艺批评雅	(50)
众手育花花竞放	(53)
值得称赞的尝试	(56)
“套话”和“套事”	(58)
文学的翅膀扇动之前	(61)
“奖”外说“评”	(64)

第二辑

“无情未必真豪杰”

——人性问题小议	(58)
“失败为成功之母”浅识	(71)
一个比喻的比喻	(74)
和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	(76)
“深入生活”断想	(79)
“刀子”与“磨刀石”	(86)
“深入生活”以后	(88)
为文不惮多修改	(90)
由一位教师的感慨引出的联想	(94)
有真意 去粉饰 ——人物语言个性化琐议	(97)
读诗随记六则	(100)

诗题小识	(100)
酿和比	(101)
赋中有比一例	(102)
小议兴的作用	(102)
炼字功夫终须下	(103)
警句的启示	(104)
勤奋夺丰年	
——新春祝愿	(106)
片言零语话“乡情”	
——读女作者诗选随记	(108)
一束清丽的山花	
——读晓晴诗集《月是故乡明》	(112)
努力推出“高档品”	(114)
读《酸甜苦辣话人生》	(118)
可贵的升华	
——读尹俊卿新作《清凉界》	(120)
微光·响箭·萌芽	
——张闻天中篇小说《旅途》读后	(123)
心中要有人民	
——重学《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感言	(126)

第三辑

从情景矛盾中求效果

——看日本影片《啊，野麦岭》一得	(131)
蕴藉自然 启人心扉	

——谈电影《残雪》中的一个细节	(134)
说说头发	(136)
大笑之余	
——看龙江戏《皇亲国戚》	(138)
山姑娘也是人	
——看话剧《女儿行》	(140)
幕间不休息为好!	(142)
为“自我娱乐”说几句话	(143)
振兴京昆随想	(145)
“流行曲”疲软之后	(149)
美的开掘	
——《遛早儿的人们》观后	(151)
横向移来 妙趣横生	
——看评剧《大脚夫人》	(154)
电影家的眼光	(157)
影片专题汇映好	(159)
一出很有光彩的好戏	
——评话剧《上帝的宠儿》	(161)
且慢说“错误”	(164)
可贵的三百场	
——贺京剧现代戏《儿女传奇》	(166)
“翠”得堂堂正正	
——谈电视剧《翠种》的成绩与不足	(168)
在双重矛盾中升华	
——看电视剧《期待》	(171)
她从沉寂中走来	(174)

悲壮的美

- 谈舞蹈新作《乌江恨》.....(177)

第四辑

注视着微妙的变化.....(181)

另辟蹊径.....(183)

把握人物形象的内蕴

- 读《榆树精》.....(185)

还是横切面好

- 从《高嫂》谈起.....(187)

细节难寻.....(189)

再谈细节

- 兼议《泉边》.....(191)

新，还需要深.....(193)

以小见大.....(195)

“变”在骨子里.....(197)

不要小题大作.....(199)

出“奇”方能制胜.....(201)

用形象说话.....(203)

且开一次“语言病院”.....(205)

《山香》好！.....(207)

从“素描”练起.....(209)

含蓄的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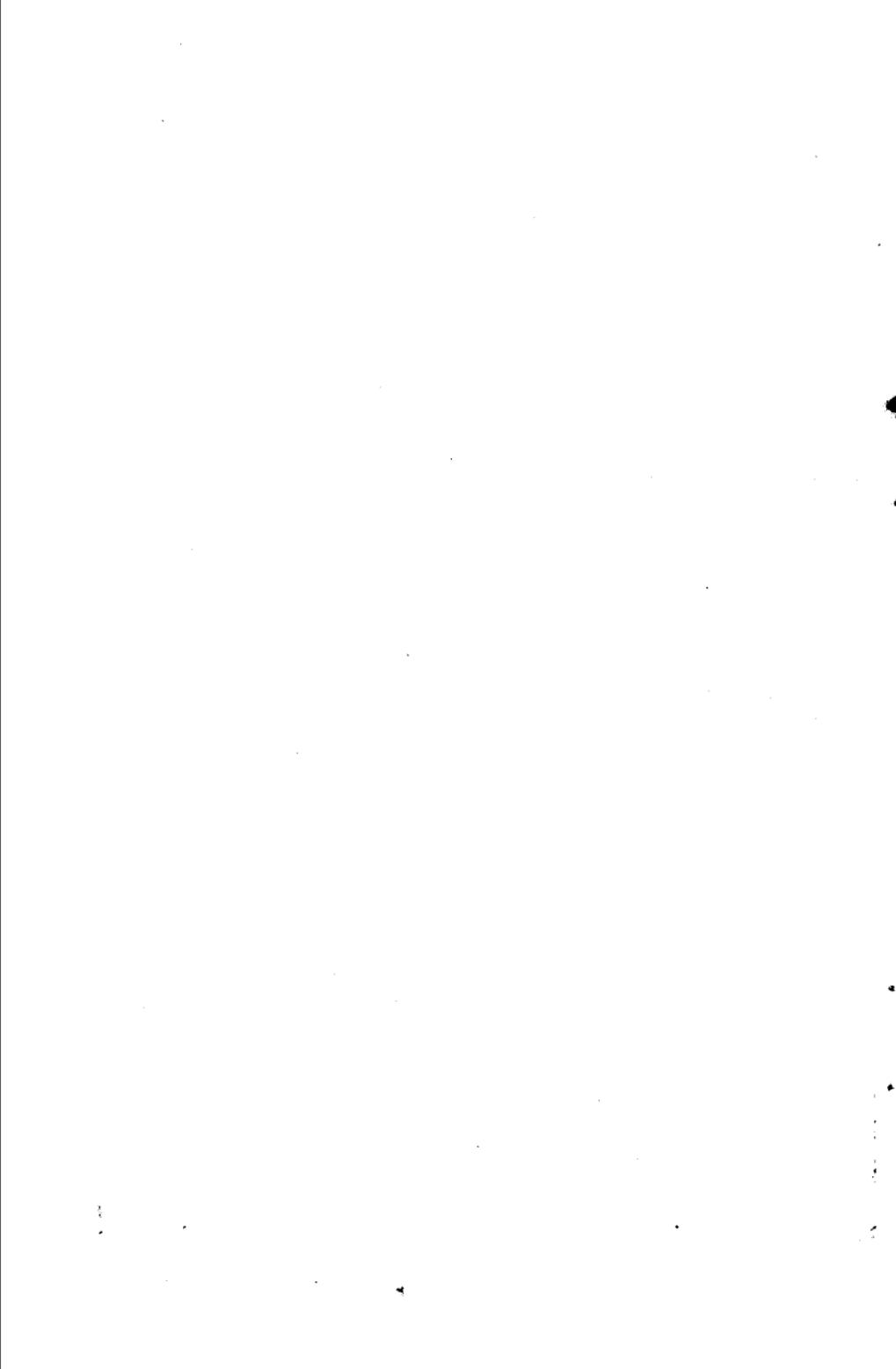
- 读《贝壳》.....(211)

选好角度 写出特色.....(213)

写景也要下功夫	(215)
情景相悖行吗?	(217)
见事也见人	(219)
新春三愿	(221)
比喻的艺术	(223)
再谈比喻	(225)
闻其言如见其人	(227)
要讲究取舍	(229)
注意信息	(231)
平淡中见光彩	
——读《末次班车》	(233)
贺奖说“新”	(235)
春色关不住	
——读《向往》	(237)
再加一点“味儿”	
——谈《魏家风味》	(239)
好一股磁力	
——读《香儿和表姐》	(241)
学会翘“尾巴”	(243)
“小”，再加上“巧”	(245)
立意和视角	(247)
结构诸“忌”(上)	(249)
结构诸“忌”(下)	(251)
贵在恰切	
——就《最后一道油漆》谈分寸感	(253)
别致新颖 巧在其中	

——读《清亮亮的湖水》	(255)
纵中有横 以横显纵	
——就《古稀》谈历史感与现实感的统一	(257)
莫学麻雀 要做夜莺	
——几句不算完结的结束语	(259)
后记	(261)

第一輯



万紫千红总是春

梅开四野新岁到，桃符三江大地春。

一年一度的除旧布新、岁月更替，在历史上，曾经引起过人们多少感触！有的叹惜岁月易逝：“故乡今夜思千里，霜鬓明朝又一年”（高适）；有的悲悯人民疾苦：“岁云暮矣多北风，潇湘洞庭白雪中”，“况闻处处鬻男女，割慈忍爱还租庸”（杜甫）；有的憧憬新的生活：“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王安石）；有的抒发春天来到的喜悦：“春风动春心，流目瞩山林。”“春林花多媚，春鸟意多哀。”（《子夜四时歌》，“哀”作“动人”解）。而每当春节来到的时候，我却总忘不了朱熹的两句诗——这位大理学家也写得满清新的诗哩：“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是啊，我们迎来了粉碎“四人帮”以后的第三个春天。而在万物欣欣向荣的春天，人们自然地把眼光转到了文艺上，盼望着结束了“八亿人民八朵花”的可悲可叹处境以后，迅速出现万紫千红、繁花璀璨的崭新局面。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要催开文艺百花，当前的关键，还在于在马列主义基础上的真正解放思想，实行社会主义的艺术民主。如果这里设“禁区”，那里套枷锁：什么“悲剧”不许写，“阴暗面”不许碰，这个片子“有毒”不许放，那部作品“有副作用”不能看……捆住手脚跳舞，哪有婆娑舞姿？闭塞七窍唱歌，岂有悦耳歌声？

马克思说：“人民历来就是作家‘够资格’和‘不够资格’的唯一判断者。”置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判断于不顾，单凭“长官意志”办事：毒草香花个人爱好判，好坏优劣个人意愿排，大改小改个人意见定，看啥听啥个人情趣选；“门”开得小小的，“关”把得死死的，文艺的百花何以盛开？万紫千红又何由展现？

要万紫千红，就要打破林彪、“四人帮”强加于文艺的种种清规戒律，摘掉“紧箍”，尊重艺术规律，解放文艺生产力。

要万紫千红，就要既允许放玫瑰的清香，又允许送紫罗兰的浓馨，不拘一格，不求划一，让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有多种存在的形式，让每一滴露珠都在社会主义阳光照耀下，闪烁着绚丽多姿的色彩。

要万紫千红，还要给文艺的百花园设置“医疗室”和“修理室”，预防伤风感冒，治疗杂恙诸疾。就像一位文艺战士说的那样：“春天又来到，鲜花需水浇。既要施肥料，又要施农药。”浇水、施肥、打药——必要的文艺批评，这是不可缺一的有机部分，是文艺百花茁壮成长、蓬勃开放的必要条件。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东风是春的产婆，春的信使。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正是融冰消雪的东风，催春送暖的东风。东风劲吹，预示着万紫千红的文艺之春的到来。让我们举起双臂，迎接这生机勃勃的春天！

1979年1月